

逃離美國新冠疫情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後迷茫無助

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節奏，我努力說服他，也告訴我自己：

當身處在尷尬的局面，或者是在一個瓶頸階段，不要被暫時的僵局和困境局限了眼界和思維。面對不確定的大環境，我們只考慮現實、只考慮當下，有時需要做一個鼠目寸光的人，因為相比一個理想主義者，現實主義者往往更有韌性和勇氣。

轉眼間，兒子回來半個月了。

剛下過小雨，空氣清爽，於是拽兒子去千佛山散步，雨後的黃昏，山林瀰漫着潮濕的味道和松柏的氣息，天轉涼了，秋天的樹梢開始悄悄轉成赭黃。就在幾天前，這條路還是蒼翠掩映，滿目濃綠，熾烈陽光穿過葉片投下的斑駁光影，足以讓山路暑氣陞騰，穿着短衫短褲的轉山人汗流浹背。

一場秋雨一場寒，雨後的山林落葉滿地，過不了幾天，樹木就只剩下光禿禿的枝桿。在這兒，我訝然看到，四季的變換讓植物呈現出的不同的樣貌，抽芽、生長、繁茂、凋萎，而冥冥之中，生命總有自己的方式，經歷四季輪回，嚴寒酷暑，每個個體隨着時令變換在努力尋找自己的生存之路，就像人生，起起伏伏，又生生不息。

目前，全球的確診新冠病例已經突破3500萬，104萬人死亡，但同時大約2340萬人從新冠中康復。這些康復的人經歷過窒息的時刻，儘管疲憊不堪，但他們正慢慢的回到家中，並努力開始自己的新生活。

局勢難料的現狀

因為躲避疫情，孩子們難得和家人一起度過2020年的國慶長假。這個長假發生了很多出人意料：印三又在邊境搞事、鄰居吉國陷入大規模混亂、某胖子的亞洲之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特朗普，戲劇性的染病，三天後又神速出院再戰江湖，各種版本的權謀說、投毒論、作秀場……

有人說他的病情令人擔憂，有的為他快速出院深感不安；有的說他意志強大戰勝病毒，有的認為他迫不及待地進入“競選模式”為大選不計後果。曾擁有崇高的立國理想、多元的人民，包容文化的美國，在這個2020年變得如此魔幻。

外部環境充滿了焦躁和不安，各種不信任、不確定性及不安情緒也開始涌現。某種帶有危機氣息的社會亂象似乎呈現，突發情況無時不刻都在重複上演。而這些深刻的影響國際格局、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留學生的未來。

未卜的留學前景

留學家庭之所以關注美國的疫情和大選走

勢，因為每一步進展和每一個變化都會深深影響着孩子的留學生涯。

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最清楚不過地顯示了新冠疫情目前在全球大流行的程度，大選無論共和黨和民主黨誰上台，都會對世界和中國產生深遠影響。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運籌帷幄的長遠計劃往往被不起眼的黑天鵝擊得粉碎，誰也無法把握命運和未來，每一個小節點都會成為影響局勢的大事件。

而我們正好處在百年之大變局的漩渦之中，無奈被洪流裹挾着旋轉、迷茫。中美關係走到這一步，已經到了重要的分水嶺。孩子即使將來留在國內就業，也要面臨自我循環的新環境，就業崗位的多少，工作酬金的多寡，都會影響到留學價值，數百萬的留學投資是否會成為無用功。困境何時突破，經濟何時復甦，都是我們焦慮中關注的重點。

今年新入學的留學生，無法來到美國大學里現場學習，開學之初即開始遠程的網課模式，這是前所未有的新變化。在美的留學生，也大部分歸國，繼續美國大學學習。美國疫情何時過去，孩子們何時返程，何時開啓線下課程，都是未知數，如果疫情持續，美國的留學會不會長期陷入停滯狀態，誰也無法預料。

風雨欲來的變局

美國政府在2日的一則禁令讓傳聞已久的靴子落地，爆炸力不亞于核彈。中美緩和的前景愈加暗淡。

亂局中，在美國的華人已經成為一個敏感的群體。9月9日，《紐約時報》刊發了一篇文章，名字叫《與口口劃清界限：美國華人中的新“切割派”》。“切割派”想斬斷自己與曾經的母國之間的脈絡關係，與中國“割袍斷義”，就能讓美國接納他們嗎，其實未必，但由此可以看出華人在美國的窘境。

還有位年輕華人由於受不了美國社會對華裔的歧視，選擇回到中國。他的理由非常耐人尋味：“如果他們（中國人）覺得我的中文不夠好，我可以學；但是如果他們（美國人）討厭我的膚色，那我改不了。”

在美近50萬的留學生以及數百萬的華人羣體，將會會受到怎樣的政策衝擊，我們都不得而知，卻又憂心忡忡。

特朗普政府新出台的諸多法案，已經嚴重壓縮了華人及留學生的生存空間，防範間諜思

維，更讓華人留學生學業和就業非常困難。近日又傳來英、日、澳、馬等國審查和限制留學專業的消息，中國留學生的機會正在一步步的被扼殺，下一批跟隨美國實施限制令的又有哪些國家，會不會將來的留學和就業市場全部陷入內部消化，不敢想象。

世界一系列變化似乎是變局暴風眼中心，又似乎是更大暴風雨之前的先兆。沒有抗災能力的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在暴風中尋找屬於自已的那一份平靜。

歸來後的新焦慮

兒子回國有一段時間了，但他似乎並沒從憂懼的囹圄中走出，對健康、對學業、對未來充滿憂懼。

匹茲堡大學官網剛剛公佈，春季課程仍舊延續現在的模式，延續網課，這樣的話，兒子大概率春季繼續留在國內。與此同時，他也在擔心下一步回美國的前景，如果簽證過期了怎麼辦？甚至將來找不到工作怎麼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六個月疫情隔離，讓他陷進了災難化思維，總之他挺悲觀。我也被他的焦慮拖累而變得寢食難安。

兒子的高中同學只有一人還留在美國，其他都回國了，他們有的黑白顛倒在凌晨上網課，有的選擇到國內大學借讀，有的在參加實習，不管哪種方式，大家都在等疫情結束後回去完成學業。

疫情下，人與自然環境的節奏相矛盾，人們比以往更容易深陷悲觀的情緒。留學生活原本就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難，疫情半年嚴重放大了這些問題。除了問題本身，獨自生活的孤獨壓力給孩子帶來不小精神打擊和損害，急需處理各種心理和情緒問題。留學家長如何在這個短暫的休整期幫他克服焦慮、調整心態？留學生如何讓自己的內心強大起來。

找回與自然和生活的連接

回國後，久別重逢的同學經常聚在一起high，爬山、健身、聚餐，一幫男生會在咖啡館坐等到午夜12點，然後到海底撈吃午夜五折餐。

在柔道館重拾匹茲堡大學的柔術，酣暢淋漓中全然忘記了現實的煩惱。

在佛慧山，擁抱大自然，感受微風拂過臉龐。與自然、與朋友的連接，驅散了集聚半年的孤獨陰霾。

有個紀錄片叫《最美不過菜市場》說：當你

對生活感到苦澀和不滿的時候，可以到菜場逛逛，人世間的煙火氣，市井里的慢生活，可以讓你捕捉到生活的美好，是很好的治愈方式。

我不知道美食是不是可以治愈，但希望在下一次遠離的時候，當陷入索然無味的日子，這些瓜果的甜香、食材的美色、海鮮的腥氣，家常的美味，可以喚起陽光的味道，時間的味道，家的味道，親情的味道，陪他在外料理好自己的生活。借着長假，我們一起做飯、聊天，煙火氣讓生活變簡單，也尋找我們內心的平靜。

找尋暴風中的平靜

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節奏，我努力說服他，也告訴我自己，當身處在尷尬的局面，或者是在一個瓶頸階段，不要被暫時的僵局和困境局限了眼界和思維。面對不確定的大環境，我們只考慮現實、只考慮當下，有時需要做一個鼠目寸光的人，因為相比一個理想主義者，現實主義者往往更有韌性和勇氣。

我努力說服他，也告訴我自己，學會寬容的對待自己。現在所有人都壓力都很大很焦慮，所有人都在經歷着一場危機。這段時間里經濟上和情緒上都會有壓力，在一個平常讓我們休息放鬆的場合進行工作學習，效率不如往常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不要過于追求完美，不要給自己的人生構架一個宏大計劃，然後按部就班的去實現它。因為除了努力，機遇和運氣也很重要，不斷休整、調整路線、糾偏也是人生的必須課。

我努力說服他，也告訴我自己，心態比成績重要，保持你的好奇心，保持你的熱情，可以接受成功的喜悅，也可以接受失敗的洗禮，努力成為一個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不要因為受到傷害、打亂節奏就一蹶不振、心灰意冷。在接受負面信息的同時，也要去找一些正面的刺激，讓自己產生積極的情緒。

國慶長假，中國出現了一段時間以來新冠疫情之下全球最火爆的旅遊和消費潮。全球疫情最終也將被人類的科技戰勝。

我們倆在盤山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覺夜色漸濃，從山腰俯瞰整座城市，初上的華燈像繁星點綴每條街道，照亮每個人。在山路的拐角處，一尊赤紅的“佛”字石刻在暮色中格外耀眼。

這些心高氣盛的孩子要經過多少磨礪和摔打，才能平淡的面對起伏和未來。就像“佛”的照見：“仁-弓-丨丨”：一個人，走過彎彎曲曲的小路，終於尋找到寬廣的光明之道。

01 這對華人夫妻受 FBI 保護

美國聯邦調查局秘密保護的一對華人夫妻，日前因一起涉及“獵狐行動”被捕案件而曝光身份。

雖然聯邦調查局28日尚未公佈這些受害者的具體訊息，但各項訊息顯示，一對上榜中國“紅色通緝令”的新澤西州夫婦是受FBI“保護者”之一，他們是湖北武漢市發改委前主任徐進與妻子劉芳，而美中聯合反腐工作組的美方人員，去年還曾主動前往武漢瞭解兩人案件的訊息，計劃按照“聯合國反腐公約”協助中方抓捕這兩名“貪腐夫婦”。

這對夫妻於2015年上了百名“紅通”人員名單中，徐進位列13號，妻子劉芳位列66號，



是湖北“紅通”名單中最後兩名未歸案的犯犯。徐進為湖北黃梅人，45歲官至武漢市發改委主任，2010年主動辭職經商；2011年5月19日他與原本在中國人保湖北分公司擔任副處長的妻子，一起逃到新澤西州，他們被指控涉嫌受賄和濫用職權等。

據新華社去年9月的報道，美中聯合反腐工作組美方人員當時曾親往武漢瞭解兩人的案件信息，受到高規格接待。但在美中關係緊張氣氛下，徐進和劉芳轉而成爲聯邦調查局重點保護人員，這完全和奧巴馬時代不同了。

02 官員洛杉磯送外賣謀生

據《華爾街日報》今年8月報道，透過法庭文件、官方的聲明，以及多名律師和美國現任和前任官員的訪問，深入報道中國的“獵狐行動”做法，同時以現居加州的長沙市軌道交通集團前黨委書記兼董事長彭旭峰為例子，分析北京方面的追捕外逃官員做法。

報道指，長沙軌道作為一家國有企業，于2018年9月在加州法院對彭旭峰夫婦提出民事



訴訟，指兩人違反信託責任以及涉及其他違規行為，要求追討兩夫婦及家庭成員的承諾酬金和二人所貪賄款約1,900萬美元。

彭旭峰於2017年3月，北京尚未開始對他

藏在美小鎮的華人夫婦

展開調查前外逃到美國。但據他提交予法庭的備案文件顯示，中方的調查人員很快在美國找到他，並開始以不同措施，讓他回國接受審判。據信當時已有一支20人的小隊，準備隨時將他們夫婦二人帶回國。

彭旭峰夫婦二人在2018年初搬到洛杉磯郊區，但新屋窗戶被人擲石擊碎，夫婦認為是有人向他們提出警告，顯示掌握到他們地址。

湖南嶽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去年底開庭審理彭旭峰及其妻子賈斯語的受賄、洗黑錢違法所得沒收申請案，今年1月3日公開宣判，下令沒收這對夫婦在China和海外的財產及資產，其中包括未提及數量的黃金、現金以及以美元、歐元和人民幣計價的債券，總價值超過1,700萬美元。

彭旭峰在美國的法庭文件中否認自己受賄，指家中財富是來自富有的外家。證人證詞提過的賄款數目也只是約300萬美元。曾經是工程師、監督過多項大型運輸工程的彭旭峰，現在美國靠送快遞為生。

03 涉“勸返回國”，這些人被起訴

目前已知有8人因涉及“勸返”隱藏在美國的紅通人員回國而被美國司法部門起訴，這些人員中有美國公民，也有持有綠卡的華人，美國司法部的公開法律文件顯示部分人的背景資料：

1、朱勇（音譯，Zhu Yong，又名 Jason Zhu）

現年64歲的朱勇為中國公民，持有美國綠卡，他於紐約法拉盛區居住。

2、洪如進（音譯，Hongru Jin）

今年30歲、已歸化美籍的洪如進，居住在紐約皇后區，根據資料顯示，他從事導遊工作，專門接待中國遊客在紐約市或其他地方觀光。

3、榮京（音譯，Rong Jing）

現年38歲的榮京，擁有美國綠卡，居住在南加州庫卡蒙格（Rancho Cucamonga）。

4、鄭聰穎（音譯，Zheng Congying）

現年24歲鄭聰穎，擁有美國綠卡，居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現在已遷往加州。

5、朱峰（音譯，Zhu Feng，又名 Johnny Fung）

現年33歲的朱峰，持有美國綠卡，直至2017年4月居住在紐約皇后區。

6、麥克馬凱（Michael McMahon）

53歲的私家偵探為美國公民，在紐澤西州持有私家偵探牌照，為麥克馬凱調查集團（McMahon Investigative Group）主席。

上述人員中有四人擁有美國綠卡，一旦被定罪，綠卡會被撤銷，遣返回國。

被捕“獵狐”相關人員身份披露：2人為美國籍，3人有綠卡。

當地時間28日，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FBI）宣佈對8名在美國參與“獵狐行動”的人員提起訴訟，其中5人當天上午被捕，另外3人據信在中國。華盛頓聲稱，北京“非法代理人”在美國境內執法，監視、騷擾、威脅美國公民及永久居民。

中國執法機關嚴格根據國際法開展對外

執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國法律和司法主權，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有關行動無可非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9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批駁美方無視基本事實，對中方追逃追贓工作進行污衊。根據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的說法，這是美方首次針對參與中國“獵狐”行動的人員提起訴訟，《華爾街日報》將其美化成華盛頓為打擊中方“不當執法行動”開闢了一條“新戰線”。但在29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中國學者看來，為了打“政治牌”而包庇這些犯罪嫌疑人，美國的做法不僅會損害自身的法律體系，同時也將與中國的司法合作引向毒化的方向。

被指控是“非法代理人”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29日報道，5人被捕的地點分別是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加利福尼亞州。香港《南華早報》稱，被捕者中有2人是美國公民（包括一名歸化入籍者），其中一人為私家偵探，另外3人是擁有美國永居權的中國公民。美國共起訴8人，他們被控作為“中國非法代理人”在美國行動，或將面臨最高5年監禁的刑期，其中6人還面臨共謀跨州和國際跟蹤相關指控。在28日舉行的網絡新聞發佈會上，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德默斯自夸說，通過這次指控，美方“把‘獵狐行動’反轉了過來，獵手變成獵物，追捕者變成被追捕者”。

▲“獵狐行動”是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部署的“天網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10月20日，共從67個國家和地區成功勸返各類境外逃

犯634名。其中，配合緝捕“百名紅通”逃犯16名，協助有關部門緝捕職務犯罪外逃人員50名，緝捕海關走私犯罪境外逃犯31名。

《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28日公佈了長達43頁的刑事起訴書，里面描述了上述被告在2016年至2019年試圖採取“發恐嚇信”、“網絡騷擾”等手段向一名住在新澤西州的中國公民施壓、要求他返回中國的細節。《紐約時報》稱，司法部官員並未透露“獵狐行動”目標的具體身份，只是說他們“需要保護”。《華盛頓郵報》說，中國“獵狐行動”的對象據信多是中國政府前官員，他們可能在出國前從自己的職位中獲得可觀的利益。

“獵狐行動”是中國公安機關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代號。公開資料顯示，自2014年行動啓動以來，中方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緝捕“百名紅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中國的追行動都是公開的，而且對藏匿在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的犯罪嫌疑人